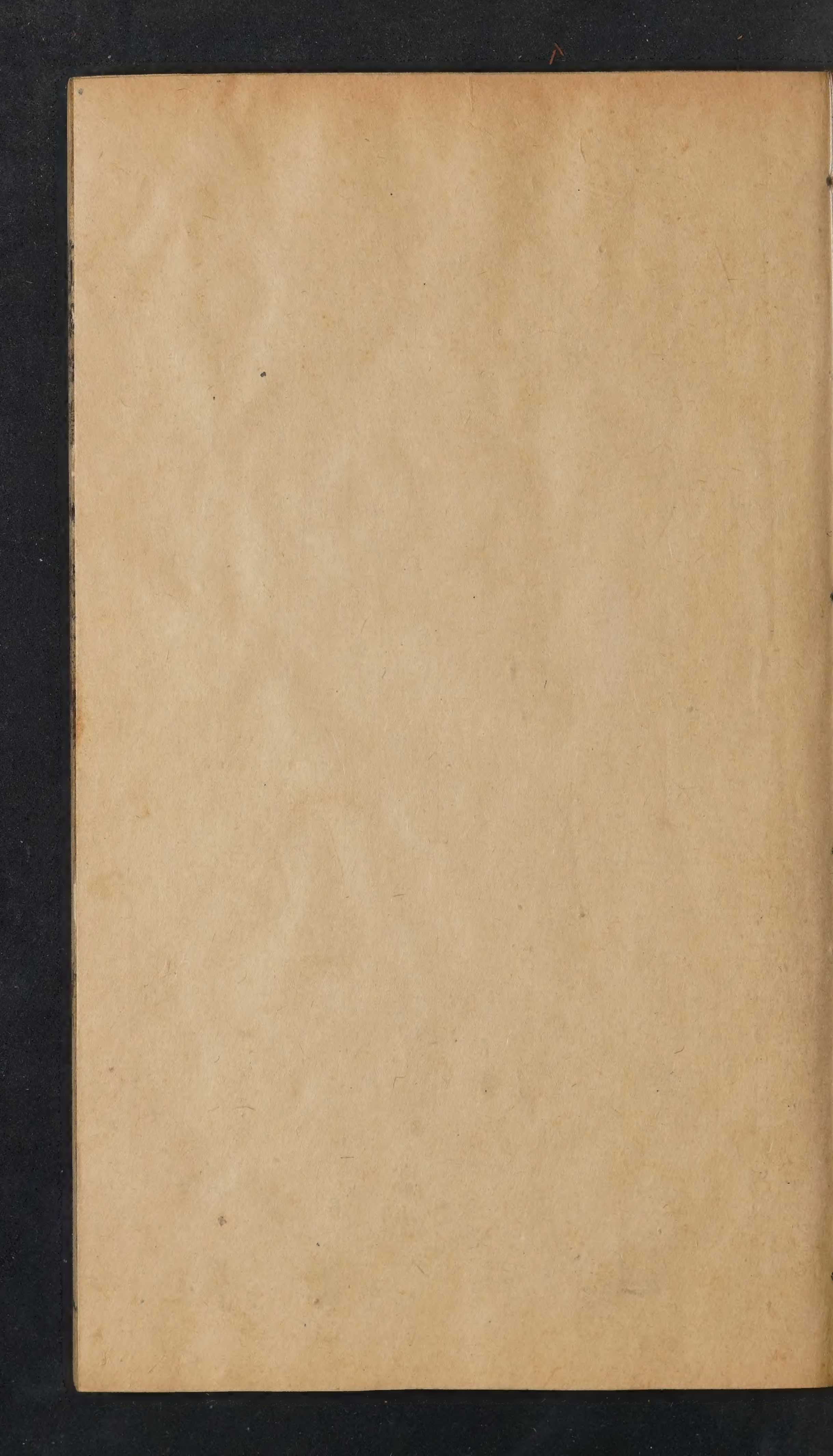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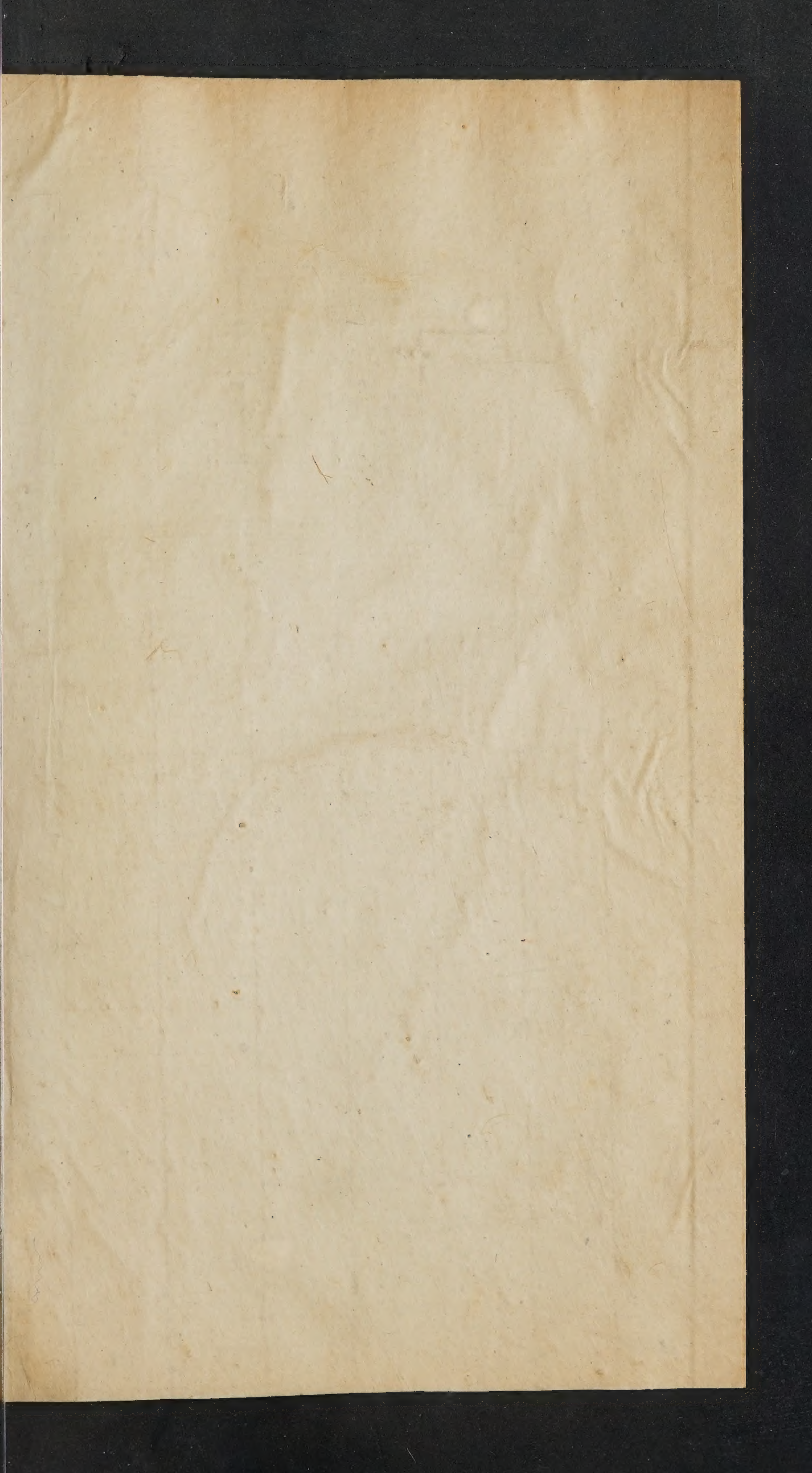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序

贈南京工部郎中微齋楊先生守鳳翔序

蔣　恭

今海內民瘵劇甚矣其君子匱于財而小人匱于力患在不得清白吏治之故得清白吏則民安不得清白吏則民不安或得清白吏矣又矜其能恃其所長操切法律肆情敲朴約束長老子弟若囚徒然民亦不得安吁難矣微齋楊君初任爲縣令連得海寧平湖而在平湖

最久平湖陸五台氏為予言君清約狀至冠服飲御皆弗備人所不堪應門僅三尺童平湖貴人嘗自京以書抵君君則以粗織一復之再以書抵君加少侑焉君則再以粗織二復之又皆內人力作也夫平湖饒邑也而第以戔戔者與貴人為禮況下此數倍者乎即戔戔者尚不忍取諸其民而必以其內而足焉況大此數倍者乎君苦節狷介多稱是而性又甚慈與民煦煦若恐傷之其所省徭役蓋十之二三所損去科歛十之七八今復安所得楊平湖也言已蹙然于是楊平湖為工部郎五年矣大司徒上海潘公喜其清白類已甚重之未幾

有司者廉知君狀舉君爲鳳翔守往年全陝地震陵谷易位百姓重足莫必旦夕之命盜賊竊發而鳳翔實陝城股肱郡君今往治鳳翔也將勝之耶抑與我子弟長老相休息安之也予讀漢史循良傳所載其人旣上法律而又重寬和旣右節儉而又崇仁恕其若爲大府公廉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而或操下急如束濕薪者皆無取焉何者安民之術未盡也君治鳳翔誠盡安民之術如昔之治平湖卽漢史所傳何以加諸彼公廉而操下急者何足擬也何足擬也君籍東魯而系出崇仁於予爲桑梓人桑梓人仕南京者則屬予爲楊鳳翔贈

言乎乃言曰甚善楊君往哉昔有爲晉侯鼓琴者其聲泠泠若澗泉焉蛟龍爲之出遊何者清故也有售二璧于齊王其色相如也其博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齊王疑焉玉人曰千金者厚倍之故也徽齋氏既鼓晉侯之琴又售齊王之璧卽十鳳翔於楊君也何有

循吏儒吏皆救時之吏、

序

重刻守令懿範序　　徐栻

少年者談事輒曰巧工不模影大智不襲人斯言過矣倕班之徒巧矣而莫廢規矩韓白稱富智矣亦讀陰符蓋匪學弗良匪標弗達匪先莫從甚矣範之不可已也古今天下論官語職率兢兢然推守令爲重以職最親民海內元元所待哺而須教者與父母等爾夫子有飢寒必號之父母子有疾苦必號之父母子有冤抑必號之父母則凡億兆之有飢寒疾苦冤抑者必號之于令號之于守矣　國陶補守取歷省臺有聲者出其試令

春臺賢守也有守蘇二冊欲梓之

也多授之釋褐儒生省臺官數持文墨其屑屑刑役談非所悉諳儒生平日誦章句高自論說一旦操符宰一邑雖洞達不無未曉剔此而可無範乎春臺蔡公守吾蘇卓有蜚譽欲不自滿復取成周迄漢唐宋儒吏若人循吏若人并核其事加以平章梓之以傳四海嗚呼循吏難矣儒吏尤難盖悃朴敦厚者循撫字鞠育者循袪弊剔蠹補利善後者循而振法肅紀厲威靖難者亦不失爲循躬率孝弟者儒作興禮樂者儒移風易俗不專近功者儒知人受善自輔者儒而振武畫令者亦儒儒吏循吏幾希之間而已均之皆大夫之良也可範也吏

而皆循可以復文景富庶之休吏而皆儒可以繼成康
熙皡之化。 聖天子留意治道將駕文景追成康而躋
之唐虞縉紳士衣紫綰金應宿出守即持梁齒肥服皮
乘逸非所安矣飾名獵華修容炫俗即次起台鼎志士
赧焉睹茲錄也能不惕然懷往瞿然失席油油然動其
子民之思乎寻承乏撫江右江右土瘠賦繁而民貧近
且多盜恫恫惶惶日憂無裨于民以稱 上意固不得
不望之十三郡守令也守令朝行惠午即達于閭閻午
行惠夕即達于閭閻寻與直指使者及監司使者百有
所爲必藉守令以達守令何多賢哲若一一能如古人

或亦難矣故取蔡公舊刻布之合屬兼與天下共焉固所以助倕班之巧補韓白之智于萬一也雖然吏治民猶治疾也是範也猶方也範之懿者方之良者也善毉者本活人之心而劑量于方善治者本仁民之心而化裁于範要之皆原方寸而足起尫羸者也苟徒事粉飾故轍而吾心于民瘼不相關未有能濟者也吾願長民者不徒存古之懿範而尤當存茲懿心

傳

林貞女傳　吳國倫

貞女名萊閩縣林參政允中子也參政初爲東萊文學官生女其廨因名後參政登進士與長樂陳中丞並任浙江中丞因以其仲子長源聘女許之時男女俱五歲暨參政守南安時則女已涉孝經列女傳内則諸書而其性又柔惠有志操動如成人父母獨憐愛之異他子屬其母病目女卽不遑寢食每晨起輒抱母舌餂之至愈乃已其敦孝敬類是參政每夜分授諸子書女亦時時從旁竊聽至聞孟子死徙無出鄉語乃造膝而請其

義叅政爲援訓詁解之女大悟因謂彼同井里人信義乃爾奈何今之號門內親者反相戕若胡越豈今人獨非人耶母亦未聞古之道也叅政爲之改容視其母曰異哉此息恨不男而女耳顧其他日當以士行爲名閥重何必男後長源成經術補邑弟子員兩家且待年而婚會中丞叅政並執親喪不得成禮亡何長源病卒矣女聞之驚痛不自勝徐解簪易服詣其家祠斷髮以自誓曰妾不幸不得爲陳氏兒捧匜盥竊願從地下事之所不終其志靈神在此諸林氏宗婦內賔日相慰解之曰子於陳家兒未嘗須臾共牢輕生無謂徒以憂怖兩

老親耳女正色拒之曰如若所言則未醮之女將得視其夫路人乎竊不願聞矣夫妾五歲受聘稱陳家婦今二十而以死生易盟豈能靦然而人面哉即父母愛我而禽獸我視一死孰安於是諸解者不復能進一辭女因泣請于父幸告舅氏骨肉將復於土其治兩壙虛其一俟兒兒且奔喪拜舅姑得一日託在草土而盡廢吾志明且比於禮也已參政又熟察女已有固志不可移乃具書如女言以貽中丞中丞得書悲愴嗚咽久之乃報參政曰婦志誠美非余所敢從夫余實不德而天降之禍夭余子今又不自悔禍而已及人之子是重余不

德也敢辭其後女請盞堅中丞辭盞力女乃捐膺大哭與其父訣曰舅氏所不忍於見者死耶乃見初以死誓寘寘者知之而輒負之雖生之謂何見今下報寘寘者矣語訖遂閉閤絕飲食者七日嘔血死中丞哀之如哀長源因迎其喪與長源合葬焉嗟乎古今傳列女而有烈如林氏女者哉夫婦不踐二庭而以身殉其夫徃徃稱高行奇節難矣至如未婦而殉則千百年不多見蓋有之亦必有所迫而自刑也乃林氏仕族女待字中閨曾不知夫庭所在一得凶問遂慨然以死許而從容赴之此何所迫耶意其天授貞白蟬蛻塵埴之外而有觸

哭境幽悄

于赤日烈于秋霜者耶此一死而萬古矣宜其國人私謚曰貞女而予爲之傳以俟采風

莊節婦傳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湮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胥婢女而婦奴即有奇節不得負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甯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爲能恐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概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即因主女見列由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

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郡富戶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冐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于墓晝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婿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毋從臾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姒方晨春私謂姒曰明日不相春矣姒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市易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姒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爲將受婿而

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入兒以人奴子爲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即依違其舅姑非有明閥可損寶訓可辱也顧獨視再適爲汚而甘死若飴玆不凜凜丈夫女哉彼以富人子而有文君名人子而有文君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語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信矣

其人不怍
而文不冗

序

贈建州楊使君序　　吳國倫

楊君葢楚人云學于燕南弱冠起家成進士推擇爲留都大司馬郎其在留都亡論守禦修故事與諸曹郎葢蒸與也大者萬卒窮叛至甘心少司徒氏三山震撼卿相以下皆自靡計亡出矣楊君慷慨躍馬出提白羽扇示之曰吾活汝汝其左袒即萬卒人人響應無不左袒楊君者夫當是時撫劍無所用威緩頰無所用辯楊君一躍馬而大難遂解談者至於今髮上指冠豈非以其神氣足以彈壓之邪已朝廷錄定難功遷楊君爲建州

太守守建州蓋三年年裁三十比予入佐建州儼然視楊君長吏也乃楊君則不自謂長吏也予退而竊歎曰如予者豈足爲楊君執鞭哉夫海內薦紳先生聞楊君定留都之難以爲其人必長老多所歷世故盤錯爲能不動聲色而使反側子自安豈知楊君今猶白面玄髮逡巡曳金紫若章縫邪已予從旁睹楊君所爲治郡事又率用長厚之道法不亟而民親令不苛而事核屬八閩苦兵建州居其上游羽檄交馳使車擊轂而至所徵諸路將士日不下數萬道建州而東也楊君顧數從杯酒談笑間授有司者以籌其供億曰計如是如是足矣

又亡命之徒嘯聚山澤爲變鄉邑諸父老扶攜趨楊君
請兵戢之楊君則又從盃酒談笑間諭諸父老曰若第
歸無慮吾已爲若滅此屬矣已將士德色市人莫知有
兵亡命之徒就禽而父老無恙兹信乎昔人所稱折衝
尊俎者非其神氣足以彈壓之何哉予既心知楊君學
不假年而足氣不加助而完才無所資于閱歷而用之
不竭乃獨不能究其微也稍復私叩之曰大夫倉卒定
難於彼從容解紛於此有道乎楊君笑而答曰偶然耳
嗟乎嗟乎如予者豈足爲楊君執鞭哉予與楊君居未
一月以有昭武之命別楊君即昭武僻且少警易治於

建州數倍至欲以楊君之治治之神氣固有所不逮矣
方日夜思得繼見楊君會邑令王子陳子使使徵言爲
楊君壽遂書此遺之

貴州文舉齒錄序

今天下執圖經而談方岳者莫不廣內地而隘黔以爲
黔故蠻府不足以當諸行省之一隅是何闇於天地之
大觀也必若所謂牂牁未變服而夜郎猶遠人耶夫
黔自新造二百餘年所不備者職貢方物耳而士之貢
名于　朝者業已視諸行省有衆寡而無低昂非復以
狄鞮象譯通也至論萃五方之英發千百年山川之藏

氣而冠冕俎豆鬱然成都庶幾於兩畿厲行焉才豈盡
地而生哉不佞產畿邑仕爲　天子耳目臣習見五方
貢名之士不少矣異時其託交也有倩有不必倩而其
致用也有濟有不必濟此又有所從來非以地爲廣隘
語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則闔世之槩乎茲有司舉黔
士不佞寔猥臨之以文文同以揖遜揖遜同兩畿諸行
省何加焉夫談者之隘黔談者之不廣也士亦思所爲
自廣乎今夫冥鵬搏扶搖而上九萬里蜩與鷽笑之曰
我決起而搶榆枋奚以九萬里爲神鼇冠蓬萊而遊滄
海羣蟻往觀之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此廣與隘

之形也夫愚者自多不肖者自賢者也士由忠信篤敬之學文其辭揖遜其禮行且出疆入國與兩畿諸行省之士遊其母自多自賢事其勝己者而遠其不若己者即一人受天下之善三十人可以當五方之才不亦廣乎故曰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予又聞之上士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士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士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士至三十人豈無可畏且愛者乎畏且愛之矣而又自求其不可侮以此友三十人亦以此友天下士是所謂廣其在我者也非必慕內地之足炫而畋黠之故以狥之也夫馬之似鹿者題千金然天下

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豈賤眞而貴似哉馬爲
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故士不務自廣以適於用徒欲
眩其故以狥人何異乎千金之馬而化爲鹿哉適諸士
以齒錄請序不佞竊有意焉因述此以廣之

書勿過相國誠厚一言不容于死

書

擬岳飛答秦檜書　吳國倫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陣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北比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越介而馳者虜人無當也飛於時謂遂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後角巾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惟殞越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來者皆言非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實陰持之飛竊

意相國為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瓶之罄矣維罍之恥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猖獗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坐擁江南尺寸之土以偷老其間則焉用相矣相國如天下何內折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讐相國必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來顧瞻帝京徘徊宮闕咏宋箕子麥秀之歌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扼腕而起仰天長號蓋不知其淚之淫淫下也二帝遠在沙漠之鄉望救于相國一夕百年耳願相國念之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隸於中原乎氈裘之人不陋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

誠厚孰與大國之相乎柰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阽在危亡正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申包胥何如人哉飛一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手勞飛賜飛巵酒飛寧能下咽邪相國即不念二帝如陛下何令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業垂成而棄之令飛十年經營廢於一旦能不痛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聞也相國何親於虜陛下何負於相國哉是役也即出陛下意相國何不彊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願相國圖之飛爲陛下取中原還二帝非以巳也

陛下今召臣臣業已還師即歸死司寇身首異處臣請受而甘心焉於飛何有哉第棄垂成之圖而失萬世之利俛首喪氣爲天下笑飛甚惜之相國一旦不戒行且獲戾萬代無已時飛爲相國謀忠相國其熟計之無怨

孝子歸鉞歸繡

傳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素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讒譖，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俛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

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其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蔬與弟終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耗其母錢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毎製衣必三襲令

實不易及

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巳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辛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遂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有氣

序

送程翁序　　　歸有光

新安程翁少而客于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庵翁在吳旣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皆稱白庵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稀永約孫應春迎翁還蓀田將聚族而爲翁壽婿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于是謁予請焉予惟古者四民異業至于後世而士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埜可爲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

以畜賈遊于四方猗頓之鹽烏倮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跕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黟歙閒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為業翁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翁為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翁今行矣于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其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

雅高第爲講師公其讚矣科舉妨經學與

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埜。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游。老而休。于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飫。其情可知也已。則夫爲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經序錄序　　歸有光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爲諸

經序錄凡爲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洎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

獨存鄭註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至談助以已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于千載之下然雖有書成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

亦未盡然

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縢召洛二誥之疎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奥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栢金履祥吳澄黄澤趙汸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

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頃刻耳則予之待于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于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

元朝亦嘗有文

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斯于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

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行狀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歸有光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儁、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

居九年冢宰鄭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絶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粮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粮皆六萬南安四縣粮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粮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粮儲道爲法均泒折衷最爲簡易蓋 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粮與畿內八府百七十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

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聲言
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縮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
公處之晏然或為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
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
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
簡靜甌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
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情人吾因以是識其人
會　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　景王封在
漢東求之國　詔命德安造　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
天修　陵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

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浮渚雲夢閭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粮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勑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河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重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

有興造頗瀉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棘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　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錦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顔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貞州酉陽僉事吴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

銅仁省溪叅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廵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廵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廵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叙馬重虁廵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廵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廵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絶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巳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

視前亦已超絶矣第所派長臣非常故圜圓難合臣奉
命初恐搜索未徧令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
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計議量材取
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　上允其奏命求
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于京師簰筏相接而
天子猶以　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令未六七載欲
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
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
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輸之巧
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與工罷採以休荊蜀民使者

相望於道詞吉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藺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河南購木于九嶷荊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溯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荊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

可爲採木之鑒志中載中丞公非凡人也

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坂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十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崒鳥獸哀鳴震天吸地蕩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兵營汴新宮採青峰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

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安平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吉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為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為之進蓋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

孝哉媿未能

皇極殿本此

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廪食與馬爲荆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葢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伸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苟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荆州府募召商夷賞購過常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

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自攜驚人句問青天直通帝座矣豈特鉞砭俗耳哉

序

清涼居士自序　文元發

居士、姓文氏、漢成都守翁之後、五代時、有薛時者、自成都徙廬陵、事唐莊宗、為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至宋淳熙間、有宣教郎寶、蓋時之後也、為衡州教授、子孫占籍、為衡山人、十一世祖元、金紫光祿大夫、某金紫之孫曰俊卿者、仕元季、為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入　國朝、授　州衛千戶、鎮遠六子、長子定開、從　高皇帝、平偽漢、有功、授飛騎尉荊州左護衛千戶、賜金織蟒衣、改名添龍、建文中、歿于兵、子憲為錦衣

衛千戶、調徐州衛、今徐州之族是也、第二子定聰以武臣子入侍、署散騎舍人、爲都指揮、蔡本贅婿、從蔡徙杭、生四子、其仲子惠婿于蘇張聲遠氏、因留居蘇、爲長洲人、居士五世祖也、始讀書業文、隱居不仕、教授鄉里、人稱存心先生、存心生涞水府君諱洪、中成化乙酉鄉試、授易州涞水教諭、以子貴、初贈南京太僕寺丞、再贈少卿、少卿生三子、長温州府君諱林、成化壬辰進士、仕終温州知府、居士曾祖也、次中丞府君森、成化丁未進士、仕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又次貢士府君彬、以年資貢禮部、未仕而卒、文氏世武弁、自少卿公奮起科目、生三

子宦學通顯嬈德儷義望于當世訖今衣冠禮樂代不乏人皆我存心府君實肇基焉可追所自哉温州府君生我祖翰林府君諱徵明世號衡山先生道德完粹名教宗主生三子長即我考博士府君諱彭仕終國子監博士渾樸真純和光物外生平至行古人所難與弟和州府君嘉祝峯府君臺友愛無間蓋不專修飭而人倫彝範實不能外焉各有傳載妣孺人錢氏生二子長爲上林錄事肇祉次即居士居士名元發字子悱嘗仕爲浙江金華府浦江縣知縣五年陞河南衛輝府同知未上以病乞致仕歸自號清凉居士居士生有至性初博

士府君以志趣高朗不屑生產家貧甚至乏薪水代勞之人錢孺人方病居士年六歲即自往祖母吳安人所哀哭乞倩人爲饘粥以供錢孺人吳安人亦爲之哭錢孺人歿時居士方九歲伏尸踊擗自始死至殯三日夜不離尸側亦不輟聲迨浴尸旣俗云若親子飲湅水者即死無地獄之苦居士隨附盆飲水觀者咸異之時祖母吳安人以高年劬勤居士旣喪母幼又孱弱多病內外親黨莫有顧之者唯其嫂王碩人爲之煦喃鞠育極其拊循寒暄飢飲莫不周至蓋不待上林公之詔而然者故其歿也居士爲之朞以報之事後母楊孺人時尚

童稚然曲意宛轉哀號孺慕若成人然楊孺人雖性嚴乎亦爲少霽其威也但自幼因錢孺人多病日不離側旣錢孺人歿傺仃哀苦遂至失學年十五始克就外傅從大儒魯子大先生受春秋章句稍通大義又不肯竟習未幾博士和州二府君俱宦遊在外而待詔府君以盛德顯名大耋居家賓客輻輳凡應對延接悉以屬居士即飲食起居偪浴綦履之微非居士在側不適也而居士所以先意承志以代博士府君之勞者亦殫力焉年弱冠被選爲郡學弟子員當其時學本面墻勤非鑿壁迺試輒高等人方以譽髦目之而自亦不知其繆也

磊砢

坐是滯于場屋者垂三十年訖于無成是豈獨其命之不逢哉年四十遇　穆宗踐祚詔天下貢士不限資次名　恩貢時郡守永年蔡公國熙謂居士宜選薦之于督學麻城周公弘祖遂以居士應詔同選者吾蘇十人十人中已大半奪甲科登膴仕而居士再試再斥丙子復下第嘆曰吾豈爲譾譾者束縛哉造化小兒弄非一人因投筆自笑曰他生未卜此生休矣丁丑遂謁選選授浙之浦江浦爲浙東巖邑地瘠民刁好鬬喜訐囹圄常滿而逋税較他邑爲最居士至聞其槩欲變其俗時瓊州王公懋德守金華名能知人亦慎許可一見居士

謂其僚佐曰文子非百里才也居士亦見王公可倚以
立事遂請間因歷陳縣弊事數十條王公報可居士即
以次行之執法不少阿縣初大譁曰老貢生潤身已耳
乃皎皎耶縣多豪大家每持縣事縣官至先以利嘗之
不可則以勢劫之又不可則訐之于上而搆去之以故
縣官稍下者遂食其餌齗齗者不得善罷居士一繩之
以法莫所縱釋而實繁之徒即走金陵騰毀焉晉江陳
公我渡時為南司空益先撫南畿知居士者特致尺一
諷居士有曰浦故刁俗善訐官吏韓鳳橋許益齋以甲
科盛望被浦民誣告至勤兩府會問足下丰裁凜凜恐

羽可儀 氣可吞

有挺而走險者不可無濡尾慮也居士報之云申棖以有欲不剛孫寶因受囑色沮不肖幸免此二者破柱劍鼓彼何人哉諸豪聞之葢終居士任不敢出一聲也其他條擧志在必行事集而衆不擾賦稅視他邑乃更早完獄訟希減盜賊屏息民大安焉而褆身苦操終始一節即始之諱且撓法者莫不詘服歷任五年亦有一二事可書別有紀載然雅非居士志茲不復贅三載考績例得 恩典于是先父母及繼母二室人皆得贈𨚍煌煌 綸章賁茲黄土幸矣幸矣居士在官雖有賢聲然世局時情較量資格不爽秋毫而居士素狷直不能與

時俛仰初居士爲青衿時與今相君申公有筆硯之舊申公旣貴時居士尚家食申公頗爲推轂及有浦江之選即謝相君曰文生年踰四十得憑閤下之靈受一命爲民社主自今日以往固不敢以不肖之身累閤下負夙昔之知矣然而相君于故舊意甚不薄每部使臣及監司至浙者多以居士爲託世無隻眼遂以此爲縣令重也而煦煦然請間示恩情態百出殊爲可厭甚至有欲希其私者先乃令人擊擿長短聲言按劾而後竟薦之于朝以爲德居士遂浩然曰嗟乎文生束髮讀書家世名德生平自詭亦欲乘時少見以不負初念而運會

不逢僅以老貢生徵　天子之命得一邑如斗大顧不
得曠首康莊而跼蹐轅下誰識鹽車哉廼欲以褆袍緩
故人頽頽縱自鶩下無若先世羞何會有衛輝之命因
得解歸遂移疾上疏乞骸骨蒙准以新銜致仕居士時
年已五十有四矣居士始欲歸有同官與居士厚者新
建喻公均高安范公儁同安黃公文炳爲居士謀曰若
家素貧今歸何以爲十口計且以一老鄉丞在家與部
使臣監司相與不無世態慮耶居士笑曰勞苦諸君愛
我良厚然人各有心吾終不能以此區區者而戚施于
市兒前也柴桑翁笑人齒冷矣況吾自上世以來田不

滿二項屋廬僅除風雨吾曾祖守温卒于任同官視其
篋中僅綵青布袍一件鍍金帶一圍書數十卷其清德
如此吾今幸籍先人遺澤得免負戴有田三百畝足以
供朝夕草堂一區歲時伏臘烹雞芻酒足以備祭祀此
其家不貧況山姿野性素無軒冕意閑門自適雖子平
之累未畢而公理之志可申諸君乃欲我束帶僕僕隨
士大夫後蹣跚墀陛之下然後爲文生重耶已乎休矣
于是居士歸旋葺其舊居顏其堂曰願賢寢曰詒安築
小樓一楹曰心遠日坐其間讀書課子閒吟小詩詩不
甚工亦不求其工自娛而已居常自郡縣大夫外雖豪

貴人長者非素相知即不肯束帶出見亦不報禮雖似于簡傲然不欲强顏應非情言笑與俗人相對蓋其素性爾也而人亦有諒之者居士與上林公同胞少公十歲又嘗鞠育于王碩人如子以故事王碩人如母而事上林公若父及居士致仕歸四年上林公亦致上林事歸吳中與居士居相去僅百步朝夕相聚甚懽也初博士和州二府君兄弟友愛白首無纖芥却消晚歲宦遊南北阻絶臨終皆以老年兄弟不得一執手爲恨今居士與上林公迺得以暮齡垂白怡怡于于徜徉於故山林壑爲吳人所羨豔也不亦幸哉居士雖生于貧素終

性不喜作寒窶態亦不肯干乞于人自少至老口不言
貧衣服修潔雖至親密者故不知其貧生也垣屋居止
處方廣不盈丈必淨拭掃除性方整即屏榻几稍有
傾仄不肯即安然氣宇簡重凝定閑雅楚然自居而秉
志高亢與人寡合不能容人過又不喜與富人往來居
常見庸輩夸毘誕妄不經與輕諾寡信輩及長者家兒
恒白眼視之如將浼焉故家居以來賓客益鮮門無剝
啄日手一編倦則徐步庭除間朗吟古詩三四首亦善
睡每飯後高枕酣寢蘧蘧然遠寄欣戚不繫譭譽無聞如
是已耳而世間可欲之物若無足以動其心者然任懷

得意傷若無人其終身坎壈亦坐是焉間得一二相知結山間之社毎數日一會相與甚洽意是足以終老第未知諸君歲晏何如耳居士元配彭孺人生三女無子繼室周孺人生一子名從鼎（今更震孟）而周孺人媵陳氏生一子名從升周孺人卒復聘史氏女爲側室生一子名從泰（今更震亨）後歲己丑陳氏再得一子與吾同物名之曰從同云（今更震纓）鼎娶陸升聘徐泰聘王同聘潘三女長適陸上仁次馮時康次姚汝輒悉名家子歲戊子居士年且六十念諸子生俱晚未悉居士履歷暇日因稍錄其生平大都并所著詩文雜稿藏于家以示之云清凉居

士曰夫惟聖人不凝滞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自非聖人必有所寄藉而後克展古人謂賤生於無用中流失船一壺且千金矣雞廱豕零時爲帝者也信然哉夫世有懷瑾握瑜瓌奇倜儻之士弗獲一試泯泯于當年者又何可勝道也幸歟不幸歟乃孔子稱四十五十而無聞又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士獨可薄世資乎哉居士結髪立志自詭不後于常人顧當文明景運格于際會進不得宣力樹勳效鉛刀一割之用退不能讚揚皇猷撰述一家之言爲爾寂寂幾爲胡盧生所笑語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豈非聖明在上而功業不建聞譽弗遠烈

士以爲至羞乎雖然他日獲啓手足所以從先君乎爾廟者儻可藉口以復也則又幸矣膏以明自銷薰以香自燒吾知免夫吾知免夫

乞得貿便富有以善處之矣較屋一椽粗粟數斛以爲孝子將所之食諸貴人乃顧

傳

二孝子傳　耿定向

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予聞諸長老先生言爲紀其大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者下覷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盃而跪進焉唱盖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嘻曰儂窶人聊爲阿母歡耳貴人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里盎椎魯人也獨

季辨耶

危景逼真

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贏於貲一日飲諸媚呼孝子侍媚多豪貴人饌且腆甚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今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茸脆品褁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肯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今何緣客罷即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巵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巵置樓簷間覆以瓦先聞歸俄侍者報亡其巵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詰

出之則曰居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柰何然嘗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令無訝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恚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危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蒼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昔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危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誑負不避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歡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

此從父者其名焉容長耶勝前而貴八多矣

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羸餘兩豚犬見能似爾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恐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氏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乃丐子殆契是乎世之力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脈脈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詬恥辱親也不知彼營營競進者視乞墦行何殊矣究所止能以親顯不耶懷肉至自誣事若甚駭可憫乃其顧養一念即古潁封人奚加焉卒感叔氏風施後世有以也夫

異常事

傳

朱愷傳

殷雲霄

壬申秋九月壬辰鴉數千來噪靖江縣庭乙未夕令殷雲霄夢兩猪伏庭下一懇懇若訴狀晨鴉復來旣西去集學宮遣人視學宮得殺死一男子於西廡愷父朱正者識爲愷號泣訴曰愷此月庚寅持錢物往貨於蘇壬辰正得一匿名書曰袁龍奪朱愷錢於學宮踰墻去冀取龍來其知之令弗聽則以他事拘與愷交游者數人命各書一紙取視匿名書內姚明者書與書類同問其年曰生於亥亥爲猪也令曰殺愷者其明乎明大駭汗

如雨下伏不敢出一言下明獄遣人驗察唯鄰陳碧者庚寅日見明衣青衣若有所持意皇歸耳遣人計取其青衣短刀錢物得於其姊與其妻置庭下血俱凝凝若新署召明視之但頓首請死詢其由曰明與愷甚厚一日不見則思明近賭博窘甚知愷持錢物行則誘之僻處與別遂刺殺之取錢物歸懼其父疑明故誣示以龍龍且與明有宿怨也殷子曰以利合者以利而敗豈不然哉愷之見殺以厚明也故信其誘而不避示其有正不疑明也利有所重而愛有所忘相與俱斃悲夫

序

會試錄後序　　張治

嘉靖丁未會試錄成臣治敬拜手言曰明興有天下百八十年于茲其取士以丁未者凡三見焉記曰丁明也盛也陽道著明于壯盛也未者言萬物皆有滋味也天地以四時之氣造化萬物陽道昭達及于明盛之紀則物皆林林然成有滋味矣王者效天地本四時建道陳制典立人賢所以成養萬民致明盛之理也在昔丁未

我　高皇帝肇受天命首令天下設文武科取士用集大業文明之運所由啓矣宣德成化之際仁義融液王

道明洽人文之化日益宣著至于今　聖天子懋至德
配天地稽古三五之道勸學修禮崇教勵賢以風四方
海內懽慕含和咀淳天符人瑞雜然並至神光燿煇洪
洞朗大豈不明盛之極哉士生於時固宜皆林林成有
滋味也然萬物養於天地而人則藉萬物以養也物味
有美惡斯生理之肥瘠因之矣荼堇烏喙蜇吻酸鼻決
腸胃而毒者則人避而棄之敗粃之稃無救飢渴封熊
之蹠豢豹之胎窮海逾陸非可常有亦人所不尚也何
者以無藉于養也士者人君所與共成養萬民也士味
有厚薄而世治盛衰恒所由之國初之士其味眞實茂

生有味則
民得其養
眞可會心

以開濟之略翊戴休烈當時之民無不得養者宣成熙
盈之運士多持重完固其味淳厚民得其養者則皆充
然而肥有光澤也及久而變焉譬之禁缶之鬻漸以蜜
醴和以椒桂芬馨有餘而眞味亦薄矣其養之惠于天
下者視昔何如哉乃下焉者伐德暴義徊惑營蠱惟淫
志是逞用導民亂荼堇烏喙蜇吻酸鼻決腸毒胃者也
委瑣頹靡饕貴利自富丁民弗勤取粃之粰無救飢渴
者也幽奇詭激違衆立異以改易觀聽民日漸于匪彝
封熊之趾豢豹之胎窮海逾陸非所常有也數者於養
之理何遠哉民生日凋弊若抱瘵瘵而懼其斃焉夫豈

氣化使然邪要亦養之道未至耳是故養生者必擇味養民者必擇士而士之自養者必擇道今夫國家之擇士也三歲比天下之士而鄉試之三歲比其鄉之士而會試之其法至備也及加之民乃無藉于養焉豈非以人之難知而言之不可以藉乎根荄之始天然與嘉穀並茂而其味則遠矣故擇不可以不慎也然士之自擇亦猶國之擇士也國之擇士也蘄以其士之道養乎天下也夫以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爲民之味不然其有味之者乎士之自擇也蘄以其身之道養乎天下也夫以其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爲國之味不然

其有能味之者乎是故國以士爲味士以道爲味而後明盛之理可從致矣昔者伊尹之於湯也思說以堯舜之味而高宗之於傅說亦惟曰爾維麴蘗維鹽梅斯二者非所謂天下之至味者乎商道之盛至今猶耿光者其有以致之矣爾多士以丁未進其亦愼擇其所爲味如商之二臣以惠天下之養以仰對 聖天子明盛之理則惟亦有聞于無窮哉臣治不佞辱 詔從大夫之後與校試之責焉敬以是申告之末簡

貝見感時發憤與忠烈記無于然筆自錚錚

記

忠烈祠記　　　　支大綸

武宗蒞位四年江右大饑閩左作亂奉新巨盜據華林阨塞聚衆數萬人流劫奉靖寧武等州縣遠近響應者以數十羣時周公憲以臬使備兵西道親督民兵討之平其三寨至靖安遇害公有子幹聞公遘難即身先士卒赴之亦遇害事聞贈公節愍子爲孝烈立祠祀于邑之東時議以憲副吳公一貫先後在西道築城堡扞禦矢力盡瘁死于王事遂以並祀學憲李夢陽嘗記其事祠故卑陋且歲久圮甚支子至伏謁祠下竊高二公之

忠孝大節而悲廟祀之弗稱也捐俸新之既竣工爲記其歲月云我　皇祖天造崇尚節義旌余闕以顯忠貶危素以儆綱風厲漸摩至建文靖難之變死者駢首雖逮師生夷九族而不悔不沮視死如飴然亦大甚矣馴至宣英汪直則媚王振則媚呼父呼師了無慙色土木之變死節者猶晨星迨　孝廟寛仁恭儉尚直言崇正學十七年間所以維植元氣良厚故正德初亂政百出而人心不移下逮遐方僻壤卑官冷秩皆知自樹流賊歘起而許樂陵抗于北周節愍抗于南秉完節以報朝廷則　孝廟培養之貽也自後一挫于逆璫再斲于

江彬三木楚辱死徒紛如一時士君子憤激就戮有東漢之禍而直節亦因以衰矣　世宗初年直言復振雖貴溪分宜陽擊陰排言者不替至張江陵乘權沮之後乾子門生且遍中外奪情則舉朝頌功德卧病則舉朝勤醮禱奉母入朝而傾城迎餞甚于乘輿則天理人心幾于滅絶而廉恥不復在天地間矣是可恐也非不可恐倘二公者居斯世見斯人其不以擊賊之笏擊之耶余故有感于世道而重爲二公述也

序

送陳應虹座師以左諫議擢山東兵憲序

支大綸

國家樹給諫臣直掖垣內專封駁其制覲諸京朝臣特重旣任率數載不輕徙秩滿輒服在卿佐大僚時時出一二補藩臬司初亦曷嘗不奬忠直而酹年勞哉迨歷練之術行而老成者以資細遷轉之期亟而鯁峭者以年沮 孝廟後諫垣遂多故矣總之不出兩途有悍然冐清議懸危法以震言者其究也法極而身繼之乃以成言者之名于是有嘻怡泄涊謹然示人以有容而陰

疏貳之以褫其權甚者中以法而汙衊之俾言者不護自直而已得有辭于天下蓋自脅舞圜機以刓言鋒者雖低昂遞更吾咸得攬其大較云居常念汲長孺佐武皇朔朔于時忌不見察洎出守竟以一臥治語咻之唐子方許支潞國至叱咤廷陛中而潞國終能洗瑕捐忿同升之以叅大政蓋兩宋尚清議其公卿典刑邁前漢殊絶矣且當長孺與平津爭布被時豈復爲身資計哉而子方淮浦一跧直以忠義自仗亦豈畢畢念内外資者乃長孺依依款款懷戀禁闥子方一忝薦剡遂志宿嫌欣然與之共事此未易與淺衷道也臣子抱犬馬戀

反覆情事人抵仇諫臣非君相之福

主之怳安能斯須忘天下哉誠念天下大本在 主上一人吾苟獲瀝吾血誠以翊戴而保護之登 主上于堯舜之隆天下治若腹心之役臂指耳釋此而之外僚雖盡所長以就于理如根本何用是志士純臣日以糾德弼違爲事而彼倡均任歷練之說而亟遷之者凡以塞言路而啓之賓也夫以長孺之樸忠俾平津少優容之亦遺損于平津而漢家之强藩巨憝環伺而竊發如淮南流者其先事伐謀之功奚可勝紀顧局之一淮陽間子方誣訐宮闈當宋天子震怒時灕國即爲所欲爲奚不可者乃引咎自歸尋顯陟之其有補于宋治甚鉅

而潞國反藉是以永其譽然則優容直臣誠秉軸者之偉節哉顧自漢迄今中更幾賢相而潞國一舉竟爲史冊奇觀蓋峭直難親軟熟易制諛言便耳激語刺心恒態固然古今一轍矣然長孺即少踈而武皇至方之古社稷臣子方一出而孤忠獨立之詠終古藉藉有聲則須臾一內外資奚足爲丈夫道哉我師應虹歷宜賓尹著循良聲既久尋召入爲左諫議侃然以道德佐 天子直聲振一時浹二載擢佐山東憲備兵北海登萊濵倘亦獎忠直酬年勞之制哉第吾師寔社稷臣旦夕宜復入侍 天子左右恩且鐫金石颺潞國之烈矣

是一篇狀匯文而事情以不必張皇乃然

揭

答撫臺麗惺菴揭　　支大綸

蒙檄發洪其不道欵目命職廉之比者諏諸故老質證閈閭悉無影響而怨家姓氏皆烏有子虛尤無足據過承重委展轉思惟彌日亘夜謬謂兹舉必不可爲亦必不能成請借前箸籌之彼獻計者類云分宜之貴也竟以反坐迄無後詞奚有於鄉貳盖分宜柄國亂政中外側目僕御乞多資產很籍故噌死無詞今洪家不過中人門可設雀羅性不近聲色左右圖史戶談性命亦濁世之矯矯著聲者也比淫於色附盜以賕爰書則然乃

倚政府結臺司譸張變刻鑪錘所鍊權方爲竅抵金爲磔坐反脣以大逆目莞笑爲謗訕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明法幽罰善福惡禍如火就燥如水流濕氣類相投而理數有必相值者特善惡之分數有大小故禍福之參會有久近俗士狃旦夕而不究終始覩眉睫而不察要領若謂茫茫而徼倖于不必然耳愚聞在昔武安侯以酒過殺灌夫詞連魏其俄而武安病呼服謝罪以死卓呂希時宰旨誣其帥胡舜陟死不數日胡乃白晝執呂殺之羅汝楫附秦檜誣武穆未幾楫以溢死而其子願亦擊死于岳祠王士驪希蔡京旨殺一無辜婦士驪陡

書但喜文法落落

批不

死而京及攸脩皆伏誅載在汗竹讀之凜凜胡可罔也即邇來路楷趙文華阿黨分宜以白蓮教殺沈鍊以失律殺張經以謗訕殺李默時遷車改身伏殺人之法而分宜亦以叛誅此耳目之所睹記亦不足信乎彼豈者又妄謂分宜事敗乃耳今茲且有無涯之望不次之榮奚呫呫于陳迹爲也夫王如之隙于王敦也敦欲殺之而無名乃以意陰授王稜稜即酒中舞劍擊如反命王敦其希榮匈遇謂交手可得而敦乃陽驚曰如吾懿戚也而稜殺之因殺稜以謝奸雄欺人背面矛盾彼二心者出死力爲奸雄資徒召禍而敗名耳何榮之可冀

亂收有體

哉故守貞蹈義志遂命立即有不偶天日可明若前數子者當其得志含穢資喙奄奄苟全論定嗣叢百醜羣湊喧妻孥而拙詞對僮役而赧汗矣彼其之子面承風旨力爲從史蓋其心不附仁義目不知古今逐金帛而蒐逃競朱紫而神炫如蠅逐臭如蟯弄尨終身憤憤然聲利是憑且不識禍福安問名義此宣尼所爲歎鄙夫不可與事君也浮雲易散駒隙易馳膏粱文繡終屬螻蟻肌骨毛爪卒歸糞壤獨三寸簡冊飯頰耳目千古不磨柰何汚之又聞諸司忿職倔强議且移牒外郡以竟斯獄則又舛矣　祖宗設推官非若近日之隨遷承委

爾也念黎庶非法用又故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臬司以平一省之刑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令之推官溺其職矣臺司既視推官爲私役而奔走之以快一己之喜怒推官亦奔走唯諾以身爲臺司之私人而罔敢抵牾然非設官意也身對 大廷衘 皇命持平一郡辟辟宥宥惟三尺是繩耶 主上有令義且以死爭之豈臺司所能他委豈外郡所敢擅行哉天下方廣萬世方遠天命民彝終當顯露安能盡塗其耳目也事係紀綱不敢依違附和以傷雅化唯卒全之勿致紛紛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選評

序

重刊西漢書序

張居正

自孔子没而春秋絶後之論史者乃獨稱遷固遷據左氏國語世本國策作史記而固承父彪之後修西漢書然子長之書雖馳騁該博類取雜家小說以實之其爲文多不馴雅不如固之簡嚴明切叙次有紀何也遷所（亦未可非也）涉獵者廣帝王本紀多尚書之文世家列傳又本左氏家語及楚漢春秋所錄上下數千載間諸史百氏匪不

選取

通貫而固獨取漢書成一家之言以故其言醇而不駁緝雜彩者難爲工製段錦者易爲力茲其所以異也然固雖直述漢事而褒貶論贊比類引合其意又有存于紀述之外者叙周勃傳而不錄其汗出沾背之恥叙董仲舒而不載其議和親之疏忠厚之至爲賢者諱志郊祀則備詳于淫黷之制志禮樂則三復乎仲舒劉向之言凡皆有深意非淺識者所測也至其準陰陽窮人理總百氏貫古今訓辭爾雅文質彬彬蓋自史遷以來一人而已世儒皆喜譏斥前輩或謂固貴諛僞而賤死義又謂叙司馬遷揚雄傳不當取其自叙而曲記其世系

不知作史之與立言傳道其事不同彼立言者稱度衡量不敢有一言之偏以幾垂訓也至于作史不然要在紀其實耳雖其是非頗謬于聖人然或出于一時憤激之言非可爲典要也若固所述定邪正推幽隱雖不可上擬于春秋然下視范曄陳壽之儔假俗淵畧者可同（亦辯輕訾）語哉今議者不本其大旨而特毛舉數事以病固愚竊以爲過矣語曰一人作之十人聚而議之正使此輩執筆操觚與固絜其短長所創作或未必逮固而徒紛紛以議之不亦恣輕詆之私傷旁通之誼哉三代而下西漢之治最爲近古所尚皆淳朴忠厚非後世所及學者

房本西京公不惟能官且能讀

覽此。不獨可以觀良吏之才。亦可考知其世變也已。

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荆州榷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萃稱會區焉迺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甲申令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在輕貸輿人誦焉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榷及後稍異者其畧曰古之爲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于病迺無以濟也異日者富民豪族莫肯示農農夫藜藿不飽而大賈持其贏餘役使貧民

執政者患之于是計其貯　但稍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
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
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捍驕
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　國家歲用率數百萬　天子
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
救療而權使亦頗騖益賦以希意告賦或溢于數矣故
余以爲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
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即如
是國用不足柰何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
元之間海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掔言權利而

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濫而不鶩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詘今不務除其本而兢之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子可以為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祖于江上徵余言以為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所以為議論者如此

贈袁太守入覲奏績序

荆州領屬城十三疆域之廣甲楚中其稱繁劇難治亦甲楚中異時長吏三四輩率不勝任去俗日以敝民且無聊吏部議擇郎署中有威望精吏事者彈壓之宜可治于是定山袁公以祠部出守兹郡至則接諸吏素犯法及民梗玩與吏交手爲市者數人郡中震慴莫敢爲非迺均宗祿𥛰積滯察寃獄覃德惠政成民安府中晏然無事上治績更爲諸郡最三年以例入覲歸州知州汪一勺等戴公倡率之化就余圖所以爲贈者而余適以賜告歸故得遍觀大化之成。迺不敢辭。序曰昔者仲尼嘆王化之闕壅慨然稱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

莊一層有解

也三年有成夫聖人之治非必神化捷速然也蓋亦有資於時焉夫暍者之望雨也見雲霓而鼓舞寒者之乞温也睹東熅而挾纊周衰列國力政疲民思欲息肩於有德苟有聖人起而拯之直易易也假令仲尼當唐虞之時處比封之俗殆與其民相忘於無事耳所謂可與成者安可得見哉是故聖人乘敝而達變智者因難而顯功民之嗷嗷固賢聖之所資也往者荊之俗常壞於積偷矣公孫至而救之曾不數年竟以大治何則勢激者易變願得者易與當此之時民之思良吏如嬰兒之望慈母故董之以威則民畏而感之以惠則民懷其勢

以氣平爲政妙論

居然也茲非所謂乘其時者乎往余在京師見今之仕者咸重內而輕外而天官宗伯之屬最爲優崇尤不樂補出爲吏即欲出亦自擇善地簡僻易治者然後去以爲常公始在蘭省用清望著聞及出守是郡人且謂公難之公恬然不爲動葢其氣愈平故其政愈精也嗟乎孰知繁劇盤錯更足爲君子樹立資也乎雖然不擇難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節勞逸而校功者勸臣之道也余不敢知其他竊見今用守令與遷轉之法率不量地之難易事之繁簡一以資格爲斷太守治郡有效滿歲稱職財得拜一級爲按察使副即有卓絶異等殫

言之有故遂使巫祝之語可以謨誥

精畢力。亦不得驀常格而優游簡僻。縱無他長。亦得積日累歲擢陞是官如是是勞逸無等也耶人心何勸方今吏治頽靡民俗疲瘵意者且將少變今法以重擇守令而後可耶夫欲重守令。則必顯能治劇難有勞苦功多者以風天下如公宜何以處之茲其行也僭爲之言

壽襄王殿下序

今祝人主壽者。曰萬歲祝侯王者曰千歲夫人壽之不可幾以千萬稔矣而祝者咸願之則世主侯王之與衆庶異也夫物有便於己則願常有之無便於已耶一日不能相守。日之中天也有目者待以視有足者待以行。

雞三號延頸跂踵東面而蹄無不願萬年有日者非愛之也恃賴焉故也五嶽四瀆之居於方隅也與雲雨胎寶藏以給人之求人莫不禱祀而祈福焉利在焉故也人主者日也侯王者岳瀆也人主兼利天下天下無不願以爲君侯王澤逮一國一國無不願以爲君故人主萬歲則天下之人以萬歲蒙其利矣侯王千歲則一國之人以千歲蒙其利矣故世之祝人主侯王者莫不願其千歲萬歲何者便於已故也非然者且爲厲爲孽禁誹謗之是承何千萬之有襄之建國百年矣世濟其德以屏翊　帝室至今王益有聲江漢間居正自家食時

聞王之賢未見也及過襄陽竊從下風望見顏色王天下之賢王也夫賢者使人愛而戴之便而安之居正竊聞太守汪大夫言王雖處崇鉅其自約結恒如處子士大夫過封內者無問知與不知必降接禮遇下客已甚其惠民也渥而馭左右也甚嚴事涉有司即有司人百曲不罪也左右人雖百直猶不貸務在詘已撿下以信有司之法故自太守以下至於編戶之氓咸曰王有大惠於襄之吏民吏民靡有秋毫可以報塞者獨願王千歲有國以重惠襄之人此之爲德不直一手一足便之而已夫淵深而魚聚之林茂而鳥獸歸焉詩曰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工所以投於襄之吏民者厚矣非壽考祺福將安用報乎雖然竊有願焉王亦知夫敖氏之積粟者乎周人有敖氏者積粟盈囷足支數十年未足也而問貯積於嗇夫嗇夫曰子之積厚矣吾無以益子子而計子之所有者慎用之而已夫圭撮之不慎鍾筦洩之鍾筦之不慎尾閭洩之江海雖大也以奉漏巵則沒世不能取盈焉我嗇夫也吾告子以嗇而已夫神不可以騖用嗇之則凝福不可以驟享嗇之則永疆不可以厚恃嗇之則堅故聖人之言曰事天治人莫如嗇王今年三十春秋矣計三十之於千歲也不猶積貯盈囷而始

去其圭撮者乎王誠能少垂聽於嗇夫之論無輕用其年力之富以頤神而思永則所謂千歲云者猶近言之也

傳

王承奉傳　　張居正

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　欽皇帝爲奉御侍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　毅皇帝時陞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內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儕輩以是不得久內庭出爲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病不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斷而承奉從內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故無所憚然心獨憚

承奉承奉好直諫王積弗能恐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萎病度終無子乃取外舍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曰宮人某氏子欲以聞於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即具所生母姓名及產媼狀關相長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其事下承奉承奉愕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宮人有娠及産子狀不敢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耶於是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脅承奉承奉終不爲動王乃召承奉繆爲好語曰而不知予之爲病邪事成而有後主而富貴可長

保獨奈何爲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
厚恩死無以報顧此事涉欺罔法例嚴甚王子非眞子
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令王謬
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紿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
之承奉旣見欺無可奈何慙以首撞壁大叫曰生不幸
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爲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
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即閉戶自經絕欲絕會有救者得
甦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

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閹語及 孝
廟時輒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憶往事猶能

[illegible]本欲皇之澤入人且識大体

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何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厮隷亦莫不有大臣風節焉覲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爲利回不爲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內庭筦樞密如近時輿安懷恩華詎足多哉余以是知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王承奉蓋弘治間人也

有太模擬說客處而筆力自邁

擬書

擬韓信諭燕書　張居正

信已破趙。用李左車之計。使人遺書燕王臧荼曰。蓋聞聖人不違天以立事。智者不悖時而建功。是以伊尹醜夏歸亳。微子去殷即周。彼二賢者。皆審天命之歸。以決去就之義。是以福慶流于無窮。聲名著于後世也。往者天下同患苦秦。豪杰蠭起。漢王與項羽戮力攻秦。懷王約諸將曰。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先破秦。當王關中。羽倍約。奪漢王關中而王之巴蜀。又以私意易置侯王。盡王其將相功臣于善地。而徙其故主于長沙。已又弑之。漢

王因天下不平。發蜀漢之士。還定三秦。縞素而問弒君之罪。天下豪傑雲合響應。皆棄楚而歸漢。故天命之數。歸于漢王。愚知所知也。魏王豹背畔無親。絕河津距境而自王。僕受命狗河北之未附者。涉西河。虜魏豹。下四十餘城。遂擒夏說閼與。下令趙又破矣。便欲乘勝北首燕路。而軍吏皆曰趙破燕固自宜聽從。若其從焉。又烏用多殺士大夫爲也。故按兵醳士。使人獻愚計于左右。僕聞周易垂知幾之箴、兵家審彼己之勢、鄭伯面縛嚴王退舍、國小圖大、宋以敗亡、詩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焉、今爲燕謀者必曰我有易水

之險漢兵遠來勢孤援絕而欲以長技取勝是自速其危亡者也且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阻井陘之固連燕齊之兵南面而爭權于天下然僕以偏師鼓行而前不崇朝破趙二十萬衆遂斬成安君泜水上夫燕之恃以自蔽者獨趙耳昔號破而虞亡韓降而魏懼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永鑒故凡爲足下謀者皆危亡之路不忠于足下不可用也爲足下計莫若息兵徹備以身自託于漢僕請爲足下報漢王即燕封足下剖符世世與漢終始無極孰與勢窮力蹙坐而待亡乎計不出此以區區之燕遠託于孤絕垂亡之楚而欲鼓螳臂之勇以抗

乘勝之師僕之所慮薊丘之壤不可以圖存成安之事復見于今日矣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也危亾之端禍福之機迅如發矢不預揆之後悔何及

余此四字何處討論治道

雜著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　張居正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道在臯陶。今觀虞廷之臣所爲陳謨獻謊唯臯陶之言至爲精粹知人安民二語乃萬世治天下者之準則以九德甄別人才。以率作考成保泰守業。無一語不關切治道。當時禹經理九州十餘年在外宅揆之任必屬之臯陶故舜與之論道論治其言獨多虞廷至治實臯陶致之後舜贊其功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後世獨見舜士師之命。遂言臯陶終身爲刑官。殆

不然也。禹之推讓懇切誨至必有以服其心者。但臯陶贊襄左右默運機衡功在不顯而禹平成永頼之績昭塞宇宙。故舜因天下之心以命之。其實亦心知臯陶之德之盛也禹之時臯陶必已不存使其尚在禹豈舍之而傳子乎後世惟伊尹學術事業可與並稱至于周公稍覺多事矣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潦之時。淡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暫吐。旋即瀰覆。陰之勢成故

全之卷卷于盜賊以此

也亢旱之歲日光酷烈潤氣全消雖雲霧旋興旋即解散熯之勢成故也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不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恒不能訐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於飢寒然飢寒者不能爲盜而爲盜者皆探丸亾命喜亂好鬬者也彼方含毒挾刃以鬬一時之釁而爲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燄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之上

也。不幸而至於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己。拯罷困之民。誅貪賊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於上。而未暌離。則盜賊之勢孤。而應之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其忿已泄。而其勢日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家之元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圖。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存此不揣事勢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乎。

國勢强則動

國勢强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充

老於經國之言

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鍼砭、咸得收功、元氣虛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柰何、昔有人年七十矣、而患腸澼、醫曰此臟熱也、飲以寒劑、寒停胃中、腸澼未愈、而病胃不能食、醫曰此中寒也、投以溫劑、助其飲啖、虛火內炎、胃未强而病眩冒不能寢、於是又從而消導之、下利數日而斃矣、此其治之非不對症也、而卒以死者、元氣不勝故也、是以君子爲國、務强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撙循之、勿使有釁、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

今所憂者無兵而其憂實在無刑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舜已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極、天下日趨於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爲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剗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賴秦爲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之糟粕、用之於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於矯僞、宋頹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爲胡元、取先王之禮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

能用虛則知人安民皆有實下手

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國家之治簡嚴質朴。實藉元以爲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晩宋之弊習。而妄議我　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爲秋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即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姦宄內發。六

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再傳而蹷、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弱、強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渾沌之再闢也、　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　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　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　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　仁　宣　英　憲

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　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　世廟、承正德羣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　國家神氣爲之再揚、益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即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彊、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益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略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　列聖相

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海内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効也、腐儒不達時變、動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可用也、

王端毅公恕

讀書法

王端毅公恕老而好學在留都一日出有狂夫向公呼萬歲公入部延僚屬告之妻駕部曰昔張乖崖守蜀三軍呼萬歲乖崖應之甚善公曰止勿言即退私宅戒閽人謝賓客勿通靜坐思數策明早以語駕部駕部不答公乃問曰當時乖崖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萬歲曰公嘗

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得

今吳中製器者

今吳中製器者競爲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爲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虚文責實效又騖爲拙直任事之狀以爲善宦之資是以忠爲詐也嗚呼以巧爲巧其敝猶可救也以拙爲巧其敝不可救也以詐爲詐其術猶可闚也以忠爲詐其術不可闚也

莊雨亦似贊皇

表

擬唐回鶻嗢沒斯率衆內附詔宰相李德裕撰異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 會昌二年

伏以

聖主中興九譯戴同文之治名王內附十行承賜札之恩仰舜德以咸賓誦堯言而丕式聲施蠻貊歡動寰區竊惟聖人以六合爲家則邇者安遠者至 天子以四夷爲守則要服貢荒服王嘉靖殷邦爰致氐羌之享丕單武烈聿來肅慎之庭凡雕題漆齒之張畫圖王會若辮髮貫胸之長咸隸象胥蓋上仁所不懷必至誠爲能化惟茲回鶻世長北蕃樹茅乘突厥之衰通道

值貞觀之盛。燕然請吏。犬羊竊比於中華。靈武徵兵。蛇豕荐窺乎上國。洎葉護狃東都之勝。致懷恩勾朔漠之師。金繒和親。不解南侵之禍。邊城互市。竟渝北面之盟。烽煙時徹於甘泉。車駕頻煩於細柳。屬關隴腥膻之後徒事覊縻。當藩臣跋扈之秋。未遑經畧。百年胡運。尚寬膏斧之誅。一統皇輿。忽覩獻琛之會。此蓋伏遇　聖宣聰明天錫勇智垂衣而治際河清海宴之期秉鉞有虔鼓雷厲風飛之烈坐明堂而朝羣后惠中國以綏四方冠帶月支旅應騶牙之瑞梯航日出咸輸象齒之珍神威交鬯於遐荒德教誕敷於鞮譯遂使可汗遺胄繫組

來朝特勑大酋鞘戈欵塞豺狼依其兇性鴟梟懐我好音雖夷情之叛服靡常要聖澤之涵濡無外丹書錫誓旣崇日逐之封赤芾疏榮仍懋秩訾之賞載厪宸慮特詔台司褒武義貞烈之臣輯異域歸忠之傳遠稽秦漢近採皇唐始戎由余之見幾終尚可孤之著節寫諸琬琰播狼胥瀚海之聲猶若丹青擬麟閣雲臺之美袞鉞中嚴於筆削絲綸下逮於兜離處以至誠嘉溢滔青之詔陳之大訓榮逾飛白之書俾觀古以知今用變夷而之夏信王者懐柔之大德妙聖人鼓舞之微權彼呼韓請朝特位侯王之上乃賓融歸款遽蒙圖傳之頒然未

有襲我冠裳爲王屏翰稽顙而臣闕下穹廬獲藹於內藩推心以置腹中文字遂通于殊俗允矣聖朝之盛事昭哉史冊之休光臣等材謝請纓籌踈借箸元戎十乘期賡六月之詩干羽兩階幸覩七旬之格瞻龍顏而有喜肅虎拜以揚休伏願居安慮危柔遠能邇如天覆幬益隆下濟之謙未雨綢繆彌切外寧之懼戢干戈櫜弓矢萬方偃武以修文役邛筰朝冉駹億載宅中而圖大

疏

陳六事疏

張居正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爲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 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 天法 祖爲心以節財愛民爲務圖治之大本既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極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

語有力氣

臣不揣愚陋日夜思維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爲六事
開款上　請用備　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
遭逢　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
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
竊見　皇上有必爲之志而　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
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
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於宣昭　主德而齊一衆志非
有他也伏乞　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
幸甚

計開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
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
耳臣竊見頃年以來　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
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
譽自為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决於愛憎政多紛更
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
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為所眩
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地方利
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
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

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　皇上以虜賊內犯
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
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
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
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
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
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
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
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
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横出讒言微中蜚語流

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旣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 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 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

沒質文爲浮厚浮薄之言可省矣

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

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　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蹊盭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盖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太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

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綱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以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仍乞勑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聖裁

三重之訓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
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
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
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叅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
聖衷特降　勅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蔽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　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槩從停閣或已
題奉　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

應勘應報奏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寃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　勑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躭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　制之罪其部即以此

務使权帰朝廷法帰綱紀

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
乞 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
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 朝廷
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爲古今人才不
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
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
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
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
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

槩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

條陳連編累牘至聚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愼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 國家即千金之賞通候之印亦不宜吝無功 國家雖嚬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 仍乞 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 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

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濫給　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　誥勅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

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即可陞叅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 勑下該部悉心講求條例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

礦不宜開

賊乘之而起葢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寳首下蠲䘏之　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内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

人稟賦强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樽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爲天下先仍乞

勅下吏部愼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巳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汚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實邊之一助再乞　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

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
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　國家之元氣乎前項
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
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
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　勅下該部從長計
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
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　聖裁
一飭武備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
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
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　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

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畧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　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鬭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

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
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
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
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忌有事。熟計
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
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
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
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虛
文塞責。伏乞　勑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着
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

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　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单弱臣常以爲憂伏乞　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或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將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

詞尚典要先從制誥始真急務也

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為强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明制體以重　王言疏

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　制誥。若　制詞失體。以致輕褻　王言。則閣臣為不職矣。謹按舊規凡官員應給　誥勑該部題奉　欽依手本到閣撰述官先具稿送臣等看詳改定謄寫進呈候　批紅發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書舍人寫軸用寶此定制也至於　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為得體查得成化弘治年間　誥勑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

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盖以　恩例槩及比之考績不同故以賚被爲榮不必詳其閱歷此　制體也近年以來俗尚干求詞多浮靡撰述官沿襲宿弊往往不俟進呈先將文稿傳示於人其中詞語又過爲誇侈多至百千言或本無實行虛爲頌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臣等方欲爲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誥勑者　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該大學士張孚敬等題爲重誥勑事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

所言足見敬愼至意近年以來委的誥詞之文浮泛誇
譽至於數百甚非制體甚非王言今後都着刪去浮詞
以存實體欽此又該本官題爲前事參論制敕房辦
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撰擬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贈官
誥文浮詞姱誕又不先送 內閣看詳輒便進呈等因
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另撰誥文來看岳梁騁賣
浮詞蔑視制詞不遵前旨着法司提了問欽此比時嘉
靖初年 誥勅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爲稍繁然尚未如
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况 命令之辭
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

老成鎮定
有光國風

職掌不容不為釐正伏乞皇上念朝廷體統之當
尊國家典制之當守勑下臣等戒諭各撰述官
自今以後凡為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狥情飾辭
以壞制體及文字未經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
市私交如此庶王言重國體尊而臣等亦得以守
其常職矣

論邊事疏

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
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糧急於星火至於上厪聖
慮一面諭臣等虜寇猖獗深以為憂比時臣等已即

而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寬　聖懷今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議掣兵及臣等使人於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誑賞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

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 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 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既為虛聲所動征調疲困

殺時之言
好生之意

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臣等愚見如此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

論決重囚疏

昨該司禮監太監孫得勝口傳 聖旨奉 聖母諭今歲太喜命臣等於刑科三覆奏本上擬 旨暫免行刑欽此仰惟 聖母慈悲不殺之仁 皇上將順好生之美臣等敢不仰承以廣 德意但查我 祖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 世宗皇帝以齋醮奉玄始有暫免不決

之令或聞從　御筆所勾量行處决然此實近年姑息之弊非我　祖宗垂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討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illegible]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强盜刼財殺人者有鬪

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
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弔茲
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宄不孝不友之人所
犯至於如此若爲政者不加之以刑則天與我明之常
道將至于泯滅而壞亂必須速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
而無赦此書乃　皇上近日所講習者夫文王視民如
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於此等之人亦必刑之而無赦
者良以爲惡之人彼自蹈於刑辟雖欲生之而不可得

也。且稂莠不鋤嘉禾不茂寃憤不泄戾氣不消今 聖
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
者皆含寃蓄憤於幽冥之中。 明王聖主不爲之一泄。
彼以其怨恨寃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沴氛祲
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
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奈何不忍於有罪之兇惡而反
忍於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况此等之人節經
法司評審九卿大臣廷鞫皆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辭縱
使今年不决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
耳然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

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
滿囹圄既費關防又虧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伏願
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　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於
浮屠之說毋流於姑息之愛奏上　聖母仍將各犯照
常行刑以順天道若　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去年例
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姑牢固監候
俟明年　大婚吉典告成然後槩免一年則春生秋殺
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臣等叨與審勿此關係　朝
廷大政　祖宗舊典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明裁擇
再乞酌議　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有大臣之心有大臣之識

近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奏稱　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　聖駕親臨等因緣臣於去年七月條陳六事内一款飭武備中議及前事荷蒙　聖明採納允行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緩急無備先年雖屢經言官建白該部題奉　欽依釐革整飭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竊以為國之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　天威親臨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　皇上御極以來如　耕藉以示重農之意視學以彰崇儒之美一二大典禮皆已次第舉行則　大閱之禮亦古者聖王詰兵治戎安

不忘危之意且稽之　列聖實錄在　祖宗朝亦間有
行者遂爾冐昧具奏上請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飭戎務
振揚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
一事其惓惓納忠之意委不在此揆之當今時務委非
所急今駱問禮欲乞　皇上先其所急　留神萬幾以
勵庶職此誠根本切要之論又謂蒙蔽宜防　巡幸宜
謹尤爲計慮深遠非臣淺陋所及臣聞人臣進言於君
不必其說之盡行事有至當之論不必其初之爲是况
臣職忝輔導一言一動務合天下之公尤不宜拂衆論
而執己見以爲是也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

有平康正直氣象而救劉臺疏云真心雖不可知得無與此諭徹辰乎

事體未便不必另議停止夫始以爲可行而行之繼以爲當止而止之唯求以造於國家耳輔臣科臣之言何擇焉臣若不自言之該部無從酌議輒敢冐昧瀆奏伏乞 聖明俯覽愚誠不勝幸甚

請 戒諭羣臣疏

茲者大小臣工自陳考察俱已竣事一時 朝政始覺更新但人心陷溺已久宿垢未能盡除若不 特行戒諭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則衆心無所適從化理何由而致臣等謹擬 勅諭一道具稿呈 覽伏乞 聖明裁定 發下寫完用寶於本月十六日 早朝 特召

吏部官捧出集百官於 午門外宣諭施行 皇帝勅
諭文武羣臣 蓋聞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沮之機先
示所向朕以冲幼獲嗣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
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昇平乃自近歲以
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鑽闚隙竇巧為躐取之媒鼓煽
朋儔公事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為無用謂讒佞便捷
為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
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咸事朕
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
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銛鋤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

鸞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滌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尊沓噂誻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於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

議禮最難宗藩難之難矣聞傍可查至二十年以上乃有看落人不能覈十[illegible]鮮矣

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宜垂功名於竹帛綿祿蔭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沉溺故常堅守塗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我 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故諭

請裁定 宗藩事例疏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 勑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臣等看得各衙門事例惟禮曹爲繁 國家典章亦惟禮制爲重乃屬纂

公所斟酌良是人言公採切非也

修官先將禮曹纂完送副總裁官看改然後呈送臣等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將各官所纂禮曹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細參詳　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睿恩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次其年月刪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　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爲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

多有未當者推原其意徒以　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冒乏　國家之財力已竭　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爲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畧舉數端可知其槩如　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　會典益以　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勅爲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親王

故絶旣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之異亦當視其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槩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　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價槩從停給此恩邮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絶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　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

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
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與　親王同城住居故絕
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　郡王故絕者其子又
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
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
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例
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
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槩從繳奪此混施
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
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

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姦二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 宗藩事情悉用此爲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 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 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衷益適宜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碍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奏 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

爲更定照得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
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于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
至今改姓易籍發爲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
典此等條例都著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 勅下
禮部遵照 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
行事例係關 宗藩者悉行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
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爲憲令然後開送臣等纂
入 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
日月萬世無弊矣緣係纂修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神祖朝政與日爭光皆宸衷獨斷　聖母懿訓非盡由輔弼也此可備千秋一鑑

請清汰近習疏

伏蒙　聖諭、昨朕有御筆帖子、先生看來未曾、孫海客用朕越思越惱、這厮亂國壞法、朕今又降做小火者發去南京　孝陵種菜、先生等既爲輔臣、輔弼朕躬、宗廟　社稷所係非輕、焉忍坐視不言、先生等既知此事就該諫朕、教朕爲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爲堯舜之臣、朕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朕悔過遷去奸邪、先生等各要盡心輔朕、欽此、該文書官丘得用恭捧到閣、臣等恭誦綸音、不勝欽仰、不勝惶愧、仰惟　皇上天挺聖資、幼而聰穎、自　臨御以來、講學勤政、　聖德日新、臣等每

自慶幸以爲親逢　堯舜之主庶幾復見唐虞之治矣
乃數月之間浮窺　聖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　宮中
起居頗異常度臣等心切憂惶但身隔外庭不知內事
即有所聞未敢輕信而　朝廷庶政未見有闕故不敢
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　日講亦曾舉孔子益者三樂
損者三樂并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請　皇上加
意省覽蓋亦陰寓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曾聞文書官云
近臣聞　皇上夜間遊左右近習皆持短棍兵器此何
爲者乃文書官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爲妄
不敢復言連日因覩　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

因而詢訪始知此兩人者毎日引誘 皇上變間遊宴別宮釋去法服身着窄袖小衣長街走馬挾持刀仗又數進奇巧戲玩之物以蠱惑 上心希圖寵幸臣等連日寢食不寧神爽飛越可惜 天生聖主被這幾箇奸佞小人引誘蠱惑一至於此擬俟 日講時 面奏諫勸以盡愚忠乃蒙 聖母諄諄教戒 皇上惵然改悔進去奸邪引咎自責又 宣諭臣等盡心輔導此葢九廟列聖之靈默啓我 聖母之心形之譴責陰佑我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孰無過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自茲以往 皇上依然爲堯舜之主臣等亦

幾可勉爲堯舜之臣矣　宗社生靈曷勝慶幸但古語
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臣等竊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
海客用圖爲尤甚而其中諂佞希寵放肆無忌者尚不
止此二人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
海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　皇
上既將此二人寘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則孫德
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內以爲　聖德之累伏望　皇上
大奮乾斷將孫德秀等一體降黜以彰日月之明其
司禮監管事牌子等宮平日爲忠爲佞諒莫逃於　聖
鑒合無俱令自陳請自　聖斷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

自訟

諂佞放肆者悉加汰黜且近日　皇穹垂象彗芒掃宫者之星亦宜大行掃除以應天變以光盛德此　皇上修德改過之實政也臣等又聞漢臣諸葛亮云宫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輔弼　宫中之事皆宜與聞臣居正又親承　先帝遺命輔保聖躬比之二臣責任尤重今乃徒避內外之嫌不行直言匡救以致　皇上有此過舉孤負　先帝付託之言萬死不足以自贖除痛自省勵以圖報稱外既蒙　皇上明發德音昭示聖意臣等此後亦不敢復以外臣自限凡　皇上起居及　宫壼內事但有所聞即竭忠攸

公又有上
世宗御書
旨諭相之
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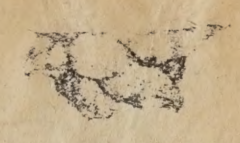
奏及左右近習有邪佞不忠如孫海客用等者亦不避
嫌怨必舉 祖宗之法奏請處治仍望 俯允施行
皇上亦宜仰遵 聖母慈訓痛自改悔戒遊宴以重
起居專精神以廣 胤嗣節 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
以端好尚 親萬幾以明庶政 勤講學以資治理庶
今日之悔過不為虛言將來之 聖德愈為光顯矣臣
等無任瀝血哀懇之至伏惟 聖慈鑒宥

請敕陳 謨烈以裨 聖學疏

先該臣等 面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 省覽章奏講
究治理于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 日講請暫免

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題奏緊要事情至　御前講解一
面請裁決伏奉　俞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
應奏事件與　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
不敢煩瀆　聖聽即恭侍　講讀須臾而畢拱默而退
不得供奉　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悃款之愚效獻替
之益其道無繇非臣等　面請奏事之初意也頃奉
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
德意啓沃　聖心者竊以爲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
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
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

之光烈。而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仁宗
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盛
事良以羹墻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旣真又足爲
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 二祖
開創洪業 列聖纂紹丕圖 奎章睿謨則載之 寶
訓神功駿烈則紀之 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宏遠樞
機周慎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閎垂萬億之統緒
此正近事之可徵 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所踐
者 祖宗之寶位。所臨者 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
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 祖宗之威德則 今日之保



泰持盈典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
惟在　皇上監于　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屬
儒臣將　累朝　寶訓　實錄副本逐一檢閱分類編
摩總計四十欵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
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愼
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
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
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
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
貢獻曰愼賞賚曰敦節儉曰愼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

端口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
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冊浩繁遽難卒業容
臣等次第纂輯陸續　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
晨講既畢臣等恭詣　文華後殿講解　訓錄一二條
粗述大指如　皇上偶有疑難即望　面賜諮詢或臣
等竊有見聞亦得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
於講後　面奏請　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
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　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
伏望　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　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

聞即　燕息深宮之日猶　出御講幄之時則　聖德
愈進于高明　聖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
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謀以政事而清談遂窮

書

答少司馬楊二山　張居正

比來士習人情漸落晩宋窠臼中有識者雖心憂之而不敢言僕不揣淺陋妄有所陳猥辱高明特垂鑒奬感謝感謝賈生有言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豈不爲之寒心哉今逢清明之朝當改絃之會而不相與勵翼協力共圖實事猶欲守故輒騖虛詞則是天下之事終無可爲之時矣來教謂自今祇論事功以爲黜陟凡稱清稱高談玄及議論無實者一切斥之不顧吉哉吉哉言乎

與薊遼督撫

薊事仗公雄略有漸振之勢慰甚入衛之師疲於奔命人人以爲不便然而終不可裁者勢誠不能也太疏巳明無容復議戚帥不知近日舉動何如折節以下士夫有文以期實效坦懷以合睽貳正巳以振威稜乃渠今日最切務也相見幸一勉之

薛坦交勉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巳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

千文爲切存本朝舍事無唐頭來此書然原叙者八

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
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欵效順乞封制和者在
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
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于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
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强求市以欵叚駑罷索我
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　先帝禁不復行今
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
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
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
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旣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穡人

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爲聲勢。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才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我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皆五利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

得擣巢。家丁不得趕馬討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　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葢亦不智甚矣。至于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呶呶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

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揭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玄老當備聞於　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吉酋既歿其子得如三衛例襲替請貢大疏甚善但部意謂宜令順義爲之代請蓋昔之乞封貢馬皆由俺荅意。今以此委之。則西部有所約束。而中國之體益尊。且其子尚未回亦未可不俟其求而遽與之也。鄙見如斯不知可否惟公熟計其便

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

前後奉翰教情款備至不勝感念虜王表貢該部巳題
請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舊精美亦足以驗其誠
悃無他也昆婦愚悍似無來期永邵卜雖爲所牽終貪
嗜關市財物可招而致然皆無足爲輕重第常以大義
責之時出小利誘之耳今東合土蠻爲薊鎮害足矣扉
示撫賞冊據三鎮一歲之費。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巳
百餘萬若所全活邊氓老稚又不啻數十百萬矣。唐代
宗親叩首於葉護馬前。爲百姓請命。父老觀者皆爲流
涕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今所與虜者。 國家不啻若
九牛一毛。而所獲茲如此。若公與僕所爲 國謀者忠

乎否耶。而呶呶者猶以為言。是其識反出長安父老下矣。幸　主上雖在冲年已具大有為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講讀因而商榷政事從容造膝動息必咨僕亦得以罄竭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信擬於表貢後當以邊事虜情細細陳奏且以明公任事之忠塞呶呶之口俟山陵畢後乃得暇耳公幸自信自堅勿以浮言為介令甥鳳盤人去草草附此

答巡漕張懷洲

轉漕以河道為正海運備不虞此誠確論昨已告之計部每歲一十二萬之外升合不得有加王君銳意任事

而頗有好功之病海運初開小有失損無害大計何必譁言處補予然其才足倚未可深責也

